

人生况味

达叔

■ 邓启武

在老家村里，有一位堂兄，他像一棵扎根土地的老榕树，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像一盏灯，照亮温暖和身边的人。年近古稀的他，岁月在脸上刻满了痕迹，他那眼神始终透着勤劳与质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田间地头，脚踏实地地耕耘着每一寸土地。他还是村里老好人，热心肠的他只要邻里有困难，他都尽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传统美德。每次回去老家，都听到村里男女老少与他打招呼，亲切地称他“达叔”，连我的爱人和小孩也一样。其实，在村里房族论资排辈的话，他和我辈份一样，属我的堂兄。

达叔，国字型面部因久经风吹日晒、雨淋霜打而变得有点黑亮，脸上生有几个黑斑，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那一道道沟壑，仿佛诉说他一生的故事，他的头发浓黑，一双眼睛透着温和与坚强。他在田间地行走如风，声音响亮，在老家田洋，往往未见其人便听见其声。

达叔一家兄弟两人，婚后自成一家，育有三儿二女，儿女多已结婚，只剩一小儿未娶，成了达叔的一心病。每次回到老家，问及儿女成婚情况时，总见达叔摇头叹息，惭愧地说，仍有一小兒未结婚，我的事业还未完成。在老家，盛产水稻，花生等。在农作物耕种各个阶段环节，种植什么农作物，他了如指掌。犁田耙地，育种施肥，深耕浅种，除草护理。如今，古稀之年的他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但他还在田间总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手持农具，汗水从他的额头渗出，顺着脸颊滴落在泥土里，他的后背早已汗流浹背，紧紧地贴在衣服上，但他依旧像老黄牛一样劳作着，仿佛不知疲倦。他劳作速度和熟练度，村里许多年轻人望尘莫及。七十年代初，村里举办插秧比赛，达叔曾经获得一等奖。故乡这一垄垄花生，一片片水稻，犹如棋盘般生长着，纵横交错的田间，在收获季节，总见他一边挥汗收割一边低声吟唱欢快的山歌。勤劳朴实的品质是这一代农村人的特点，是他对这片土地热爱与坚持。同时也是一种传承，是这片土地守望者。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生活也日益提高。达叔经常说，在田间地挥洒汗水，收获庄稼之余，能够有一壶酒小酌，这是人生之乐事。达叔劳作一天后，夕阳的余晖洒在他满是汗水的脸上，

回到家里，简单洗漱后，便坐在有些年头的木凳上，从角落里拿出那瓶自酿的米酒，轻轻倒上一小杯，微微晃动着，看着酒液在杯中打旋儿，下酒菜或许只是几颗花生米、或是自家腌制的咸菜。他慢慢抿上一口，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一天的疲劳仿佛都消散在这酒里。每次回老家，我都劝说他应该休息，怡养天年，别太劳累时，他总是说“我还有小一儿未娶，我应勤劳耕耘，补足家室费用”。其实，他劳作小酌，是对自己的犒劳，也体现他对平淡生活的热爱。达叔酿酒，一般市面上的高度白酒不喝，只喜欢自己酿的米酒，每年春节前后，水稻、蕃薯收获季节，达叔自己动手种一些好的稻米、蕃薯筛选出来作为酿酒食材，酿出的酒成百斤，用瓦器器装下，存放起来，时间越长，酒味越醇香。他的生活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知足常乐，他的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敢于直言，乐于助人是他做人的基本。老家村有二百多户人家，村里大了，就像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一样。田头地头，水渠灌溉，屋里屋外，宅向四季时有纠纷，不及时解决会影响邻里关系，甚至酿成打架斗殴事件。这时，达叔大胆站出来，按历史事实说话，及时化解了矛盾。前几年，我老父亲还在世之时，我们兄弟分家，达叔作为见证人全程参与。对于老家占巷建房，达叔更加疾恶如仇，敢于指责，大胆批评，避免了争执和斗殴的发生。前年，我们兄弟回老家把老宅修葺一下，家门钥匙就给达叔保管。老宅卫生，春节对联的张贴以及各种树木的修剪等都由达叔代劳。每次回到老宅时，整洁干净，鸟语花香的环境，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家按农村风俗习惯需要我们参与时，所需力气的活达叔一律替代我们为之。达叔经常来电邀我有空就回去走一走，呼吸一下田野的气息，每次回去老家，达叔除了杀鸡宰鸭，还骑车到集墟买了一些海鲜，而且很快做完一桌好菜。对此，不由想起杜甫的《客至》里说的“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返程时，他会到自家菜园地，精心挑选些刚摘下的瓜果蔬菜。黄瓜带着清晨的露珠，西红柿红得诱人。他将这些装在袋里给我捎回，并笑着对我说，“这是自家种的，不打农药，很环保”。前几年新冠疫情爆发之时，为防控足不出户二十多天，买菜成了遥远的奢侈，还好在布控前达叔送来一些花生、黄豆等干杂货。

夏日傍晚，村里升起袅袅炊烟，达叔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慢慢地走向温馨的家。那炊烟是乡村生活的信号，也是达叔伟大的人生写照。在这片土地上，他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生活，用善良的心温暖别人。他像炊烟，虽然平凡却有特别的韵味，永远弥漫我的心头，成为我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

心，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去做，总会万事尽头，终将如意。

在当地，制作米烂主要以大米为原料。据说正宗的米烂必须选用儋州长坡五月的新米。不过，米烂的制作方法也十分讲究，整套工序也极为严格。要做出上等的米烂，必须从用水浸米开始，每个环节都需格外留意。例如，浸米时间的长短要根据不同气温来确定，放多少米、加多少水，才能使磨出的米浆不稀不稠等，每个环节都要处理得恰到好处。只有把握好每处细节，才能保证做出的米烂条条分明、细嫩柔韧，拥有那份独特口感。虽名为“米烂”，即便煮的时间再长，米烂中的米线一点都不易烂，依旧保持原有的形状和味道。这背后，与采用本地大米以及新鲜的食材有关，更离不开儋州人民勤劳与智慧的支持。为此，儋州米烂的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儋州第六批市级“非遗”项目。

当地人吃米烂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将蒸熟好雪白的米烂直接放入碗中，加入肉丝、小虾米、花生碎、豆角、香芹、蒜头油等配料，一碗色彩丰富、香气四溢的儋州米烂就大功告成了。用筷子将碗中的米线和配料搅拌均匀，送入口中，米线的口感瞬间在舌尖交织共舞。儋州米烂味道清淡爽口，不会掩盖米线本身的米香，当地人在吃米烂时还会加上本地特有的灵魂蘸料甜醋，那味道吃起来回味无穷感满满。如果再配上一碗香气扑鼻的例汤与米烂一同吃起来香而不腻，十分味美。在儋州，米烂除了常见的干拌做法，其实还可以煮或者炒，尽管吃法由食客自主选择，但米烂的粉质并不会因做法不同而改变，深受大家喜爱。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米烂或许已不足为奇。在儋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卖米烂的小店。但在儋州人心中，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或许更多的是承载着儋州人的情感与儿时记忆。一碗看似普通的米烂，浓缩了多少人的岁月沉淀。据说很多儋州人小时候都是吃着母亲做的米烂长大的，那种味道，是家的味道，是亲情的味道，承载着父母亲多年的辛勤劳作，体现了儋州人浓浓的乡情，也传承着儋州人对家乡刻骨铭心的记忆。

与我家乡同饮一条江水的七里村，因其位于距离旧时儋州府治七里远的驿站而得名。这个原本寂寂无闻的千年古村落，这些年来却因为玉蕊花开声远名扬。

这份热闹，据说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2013年村里一棵老酸豆树被大风吹倒，市园林局的工作人员来调查时，意外发现村前延伸6公里长的小河里，深藏着13800多株奇特的古树群落。经专家考证，最终从历史的尘埃里发现了它们的惊世身份——原来这些古木竟是当年在唐朝长安与牡丹杜鹃齐名，并称为三大“国花”之一的玉蕊花！据史料记载，玉蕊花备受当时王公贵族的推崇，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描摹它的缥缈之姿。后来唐末战乱，玉蕊在长安销声匿迹，偌大的中原再也找不到它的身影。不知何故，它竟随七里村的先民们漂泊到这几千里的海之南，悄然扎根于北门江畔，一些树龄已逾千年。

常听去过的朋友归来绘声绘色地描述玉蕊花夜间绽放清晨凋落的神奇，我心中却总存着昔日记忆的疑问：那不就是我们村里人俗称的“水盖”吗，有什么稀奇？早年间在镇上读中学时，有几次跟随同学们到过七里村的校办农场收割水稻，炎炎烈日之下，我们总爱钻进里面乘凉，除了听说它的果实可以当作肥皂洗衣服外，似乎感觉那片古树群跟随处可见的山坡密林一样稀松平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朋友说，玉蕊花期在每年的夏秋季节，并且其“月下美人”的妩媚，须在晚上才能有缘得见，白天是看不到的。这话说得我如芒在背，难道我也陷入了人性的共同盲区，总以为芬芳只在彼岸，却对脚下涌动的惊世暗香视而不见？

今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时分，我们从北门江桥头往左拐下，沿着一条不宽不窄的村道向七里村驶去。进入到村前的河岸边，从车窗放眼望去，古木森森，姿态优雅，枝叶婆娑，树冠遮天蔽日，一串串青中透红的穗状花苞从枝干上垂垂下来，像极了从树梢吊下的珠帘。夕阳的余晖穿透层叠的枝叶，在河面上洒下细碎跳跃的光斑。几头水牛在河边埋头畅饮，硕壮的身躯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牛尾偶尔甩动，荡起一片水珠飞溅岸边虬结的树干。一群鸭子嘎嘎叫着，在近岸处扑腾戏水，鸭掌拨动处，搅起一片片碎金。林间栈道上，三三两两游人信步而行，时而倚着栏杆低头俯视脚下潺潺流水，时而举起手机抬头拍摄枝头悬挂的点点花苞。岸边粗壮的树干之间系着几张绿色吊床，有村民躺在

吾乡吾土

玉蕊花开七里香

■ 吴文海

上面，或轻摇蒲扇闭目养神，或点开抖音播放山歌调声，对头顶这些参天巨木浑然不觉，似乎它们不过是些遮阳避暑的寻常树林。这份宁静闲适的日常，与外人对玉蕊花趋之若鶩的热闹，恍如两个世界。

终于等到日落，暮色如泼墨慢慢洇开，树上彩灯次第亮起，游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我屏息立于树下，起初只是觉得四周幽暗沉寂，并无异样。然而悄然间，当夜色完全渗入林间，便有什么东西在暗中酝酿，一缕清甜悄悄沁入肺腑，如月光般缓缓流淌，无声无息却渐渐浓厚，那无形的清芬像是从大地深处蒸腾而起，让人犹如悬浮于一片香气浓郁的海洋之中。抬头望去，猝不及防的奇迹在头顶轰然绽放：刚才还在枝头含羞低垂的花苞，此刻如同听到了神秘的号令，千朵万朵骤然迸裂。皎洁的月光滤过枝叶的缝隙，粉白色花瓣在幽暗中散发出莹莹微光，花瓣颤巍巍舒展，如同千万只初醒的粉色蝴蝶在枝头敛翅呼吸，又似无数玲珑剔透的玉盏，盛满了天上倾泻而下的月光。露珠流转，光芒微动，整片林子被一种圣洁的光晕所笼罩。这夜花果然如白居易所感“来如春梦不多时”，像是月神舒展的裙裾，须臾之间便已铺满天地，既有浩浩荡荡之势，却又寂静无声地淹没了整个村落。纵使村民装饰的彩灯闪烁，却丝毫未能掩饰花瓣自身那如月魄凝成的莹莹清辉，它们才是夜色林间真正的主角。宋代有诗人不惜笔墨赞它“当年玉蕊冠京华，不独人间压万花”，看来真的是一点也不为过。

沉醉在这片如梦如幻的芬芳花海之中，不知不觉已是月到中天。游

人渐渐散去，夜色中的林子也重归沉寂。听村里人说，这玉蕊花夜间在枝头盛开，早上便随晨雾凋谢，那时满地落英又是另外一番凄美景色。我们在岸边的一个小亭子静静地坐了一阵，决定回到车上歇息，等待翌日早起再领略清晨拾取昨夜落花的震撼。

心中有所期盼，东边的天际露出鱼肚白时，我们便返回到林子里。晨风拂过，树梢簌簌轻响，细密如天上仙子在窃窃私语。绽放了一夜的玉蕊花似乎显出了倦意，先是零星数朵，接着便如雪片般纷纷扬扬，飘然坠下。花朵离枝的姿态轻盈决绝，宛如告别只在一念之间，不带丝毫眷恋。洁白的花瓣飘入北门江的清流，随波浮沉，迤迤而去，整条河面顿时铺开一条流动的香雪之径。水流载着落花，温柔又无情地向前，最终消失在粼粼晨光深处。这“去似朝云无觅处”的飘零，正是辉煌谢幕后的回响，纵使坠落，也以一种悲壮而优雅的姿态在光阴里刻下印痕。目睹此情此景，你定然对当年贬居儋州的苏东坡清晨与其在江边邂逅时，雅兴大发，挥毫写下“便巧春风，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的美妙诗句，让人感同身受。

晨曦微明中，村里已有早起的农人扛着锄头走过落花满地的河岸。他们步履安稳，神色如常，仿佛脚下这层薄雪般的玉蕊花瓣，不过是昨夜熟睡时悄然降落的清霜。我俯身拾起一片随波逐流的霜华，掌中清冷微湿。曾听说过昙花一现，却不知这玉蕊花期更短，却不待朝阳初露，便已默然辞别，不肯执着于长久占据枝头，却以无数个璀璨的“一夜”，在时间的长河里刻下了不灭的印记。它以千年的虬根盘踞，年复一年将“生如夏花之绚烂”推向极致，漫长春秋的沉寂，只为换取这惊鸿一瞥的盛放。千年古树与一夜芳华的交叠，那倏忽而至的绚丽旋即归于沉寂，竟如惊涛骇浪撞击心扉，令我一时哑然失语——原来人间至美，有时不过是一朵花信在日复一日的步履之侧静静开合、默默委尘，却因近在咫尺，而与我们追寻远方的目光失之交臂。

返程时，村道寂静无人，唯有风过林梢的簌簌轻响。胸膛里却似装着一泓月光半溪香雪，那是昨夜枝头倾泻的莹辉，是今晨随波远逝的落英。缕缕清风吹来，中伏时节的暑气竟被滤得清清爽爽，带着草木的凉意漫过周身，让人感觉心旷神怡。此刻，北门江畔的千年玉蕊古树已在我心头扎根，而那瞬间绽放又随之凋落的芬芳，也将在记忆深处凝成不灭的萤光。

诗苑撷芳

大老教育基金会廿年庆

■ 唐庆才

金秋雨润暖风吹，学子如云梦放飞。
载酒传薪连地脉，松林岭上峙丰碑。

题吴文生先生所摄火烧云映红千年古郡照(外一首)

■ 韩国强

执着存留彩画中，琼楼坦道漫春风。
倚洋戮力开新局，古郡今朝一片红。

◎ 题与儋州东坡中学“坡粉”合影照

忽被群童围老身，张张笑脸灿童真。
坡仙魅力谁能敌？彩画无声却动人。

曲玉管·聚散星河(外一阙)

■ 李盛华

聚散星河，分合爱恨，幽幽只为牛郎瘦。
望断天涯无路，春水东流。泣低眸。眷眷情缘，纷纷缭乱，鹊桥香浮云皱。一别伤怀，久久悬在琼楼。解无由。

那段青春，太羞涩、矜持无语，岂错过佳期，皆成月闭花幽。失难求。故思丝危象，易断平生梦恋，一回痴恨，镜缺何圆，怕说情愁。

◎ 生查子·那年初恋时

那年初恋时，语唔情还钝。月缺掩浮云，花闭生幽恨。

今秋思恋时，月夜花沉闷。云动莫能追，泪湿何堪问。

谒儋州“歃血结盟”纪念碑

—写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

■ 吴育权

拜谒丰碑感万千，鞠躬肃立忆先贤。
追思烽火卢沟起，遥溯头颅正义捐。
救世挥戈竖新寇，披云驱雾誓开天。
家仇国恨难忘却，大写中兴筑梦篇。

秋叶声声

■ 杨帆

风在树梢翻动卷帙，
抖落青铜的寂静。
一片片辞别枝头的轻叹，
在秋的谱线上渐次飘零。

而我的足音行叩问，
惊醒了铺满来时的山径。
风的手掌伸过林隙，
抚过所有微凉的额顶，
却无法拾起
光影里失散的金箔与姓名。

窗格收拢半枚邮戳，
印着去岁褪色的叮咛。
它蜷缩于阶前，
静候某双迟归的脚印，
以融化自身为暖意，
在初霜的琴键上消尽。

雁群用高远的笔锋，
在澄澈的天壁题写征程。
我凝望那行行燃透的斜笔，
如何把寒山点染成绯红；
它们振翅拂过云端，
抖落片片澄明的霜钟。

阶前积满无声的契约，
层层覆盖夏日的葱茏。
当夕照漫过斑驳的矮墙，
落叶便托起整个季节的倦容，
在青石上铺展为
一张张等待批注的信封。

直到钟声漫过林梢，
暮色在瓦檐间滴落凝重。
所有飘摇的舞步，
都悬停在半空；
所有未完成的诗稿，
都默默折向泥土的幽宫。

当最后一声虫鸣，
没入苔痕渐深的石缝，
每片落叶都是一记颤栗的铜铃，
摇醒大地深眠的宫商。
我俯身拾起这满掌的溼漉，
而秋天正从指缝，
静躺蛻成蝶，
铺满来时的山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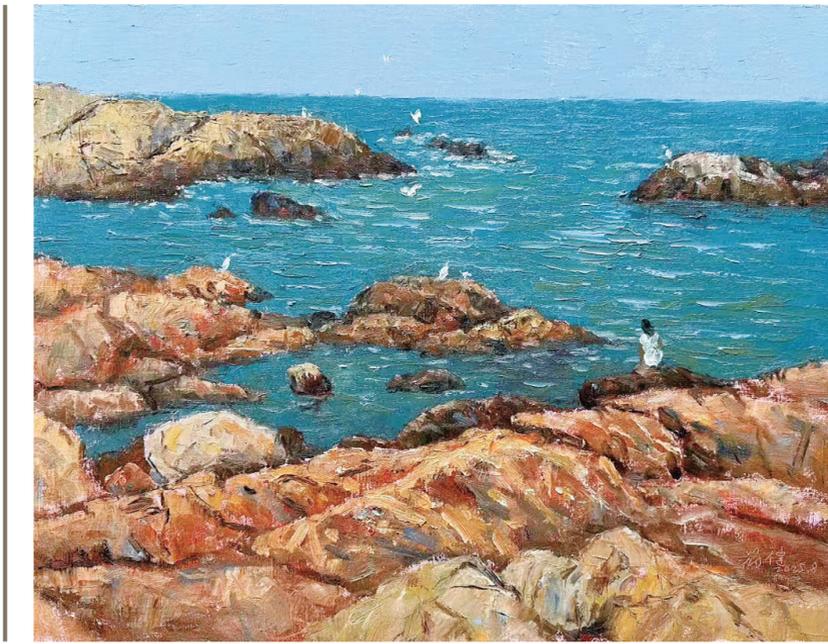
馨香一瓣

「米烂」里的儋州记忆

■ 吕俊杰

在海南儋州，“米烂”早已成为人们早餐桌上的主角。“米烂”这个名字听起来颇为奇特，但其来历颇有考究。有人说，因米烂的制作需将大米磨成米浆，故而得名“米烂”；也有人称，在儋州，米线被叫作“米烂”，但由于古人误读误写，久而久之便传成了“米烂”。无论哪般来历，儋州山歌里那句，“长坡米烂落基粮”早已把它捧成了舌尖上的翘楚，唱了百年仍余韵悠长。

记得那年去儋州友人家里，恰巧友人家是经营米烂小吃的，为此我有幸看见友人制作米烂的过程。友人说，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为了维持生计，父母每天凌晨三四点便要起床做米烂，完成后接着出摊售卖。完全是采用纯手工，坚持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希望做出能吸引回头客的优质米烂。他们诚挚且辛勤的付出最终有了回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甚至外来游客都慕名前来店里吃米烂。友人说从小到大父母都是做这米烂生意，教会了他做任何事都不能为了眼前利益去投机取巧，凡事都要对得起良



金海岸

(油画)

符健作

(接上期)

陈月娥还对陈水航补充一句：“陈队长，炸碉堡的炸药一定要多加一些。炸得山摇地动，炸得气冲九霄，让昌江县城的老百姓都能听得见、看得见，让铁矿局里的日本鬼子吓得屁滚尿流！”

“哈哈！”詹汉行爽朗地大笑道，“他们到我们海南来挖铁矿，就先让他们给自己挖好坟墓吧！”

议决之后，詹汉行与陈月娥立即率领部队，悄悄抵进昌江，一大队隐蔽在昌江县城周边，并取得了与昌感县委的联系。二大队则深入石碌铁矿以西的山区里活动，形成两面窥伺，瞄准时机，时刻准备夹击切断敌人的铁矿运输线。

不断强大的儋州抗日队伍，已经羽翼丰满磨刀霍霍，正像政委林荫森刚刚写就的正在部队里传诵并轰动一时的诗章一样：

红色长篇小说连载 68

孤岛战旗红

■ 李盛华

一声怒吼，
把强盗的狗胆吓破。
一腔热血，

把我们的耻辱雪洗。

向前！
冲锋！
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向着敌人的铁路线猛冲！

二

这个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漫天飘洒的凄冷的冬雨，像似漆黑的布幔，笼罩四野，遮掩了海岛山地的这一切。寒冷的风从山川中穿过，就像一把锋利的无形的剑刃在飞舞，砍断枝杈，扫落枯叶，还发出尖厉的呼啸，企图把琼琼战士们满腔的愤怒压制。然而对于习惯于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的战士们来说，熟练地攀登悬崖绝壁，手脚并用地穿林过溪，在猫头鹰凄厉的啸叫声中快步进军，在鹿迹蜿蜒雾霭鸟路中蜿蜒曲折疾走，已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未完待续)